

卷十五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十五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十五
碩問奏對

雷德驥

雷德驥判大理寺因便殿奏事 太祖方燕服見之
因問曰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遂與本家姓其意安
在德驥曰古人制貴賤之分使不可瀆恐後世譜謀
不明有以奴主為替者 太祖大喜曰卿深得古人
立法意由是歎重久之自後每德驥奏事雖在燕處
為御袍帶以見 東軒筆錄

王貽孫

太祖嘗問趙韓王曰男尊女卑何以男跪而女不跪
歷問學臣無有知者惟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天
后世始拜而不跪韓王曰何以為貽孫曰古詩云

長跪問故夫遂得振學譽 玉壺清話

种司諫

真宗西祀回蹕次河中時長安父老三千人具表詣行在乞臨幸且稱漢唐舊都關河雄固神祇人民無不望天光之下臨也 上意未果召种司諫放以决之時种持兄喪於家既至行在 真廟携之登鸛鵲樓與决雍都之幸种懇奏曰大駕此幸有不便者三陛下方以孝治天下繯事秦漢侈心封禪群嶽而更臨游別都久拋宗廟於孝為闕此其不便一也百司供擬頓仗事繁晚春蚕麥已登深費農務此不便二也精兵重臣扈從車蹕京國一空民心無依况九廟乎此 陛下深宜念之乃其三也 上玉色悚然曰臣僚無一語及此者放曰近臣但願扈清蹕行曠典

文頌聲以邀已名此 陛下當自寤於清衷也翌日傳詔鸞輿還闕臨遣雍人請幸宜不允真宗便欲邀放從駕至京放乞還家林 上曰非久當召卿出湘山野錄

王彥超

太祖微時嘗遊鳳翔從王彥超遺十千遣之後即位悉徵藩侯入覲宴苑中縱酒為樂諸帥竟論疇昔功勳惟彥超獨言久乘藩寄無功能可紀願納符節入備宿衛 上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後從容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對曰蹄涔之水安足容神龍萬一留止又豈有今日之事帝之受命非細事也 楊文公談苑

趙韓王

太祖初即位趙韓王為相顧趙曰汝雖為相見舊相
班立坐起也須讓他趙奏曰陛下初創業以臣為
相正欲彈壓四方臣見舊相須在上不可更讓也
太祖嘉之泊因奏事忤旨上怒就趙手掣奏劄子
接而擲之趙拾起以手展開近前復奏上愈怒拂
袖起趙猶奏曰此事合如此容臣進入取旨其膽量
如此一日因大宴兩驪至太祖不悅少頓不止形
于言色以至叱怒左右趙近前奏曰外面百姓已望
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塵設濕得些樂官衣裳
但令樂官雨中做雜劇此時雨難得當百姓得雨快
活之際正好喫酒娛樂太祖於是大喜宜樂人就
雨中做雜劇奏樂於是屢勸近臣百官軍負喫酒盡

醉而散趙之為相臨時機變能回上心也如此晉公
談錄

二

彌德超起自冗列為諸司使雍熙中因奏事稱旨驟
加委遇時侍中曹公彬勲望特隆德超陰以計中傷
誣其不軌太祖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屬
趙公普再乘鈞軸因為辯雪保證事狀明白
上乃大悟即時竄遂德超而待彬如初自是數日
上頗不憚從容謂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悟大事
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
任用之知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
物無遁情事必立斷此所以彰陛下之聖義太平
興國中朝士祖吉歷典方郡姦賊事覺下獄案劾款

占未具時郊禮將近 太宗怒其貪墨遣中使諭旨於執政曰祖吉特俾郊赦不貸翊日宰相趙公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于神明而吉本何人亦安足以墮陛下赦令哉 上善其對而止沂國文正公筆錄

三

太祖一日召趙中令出取幽州圖以示之趙中令詳觀繙嘆曰是必曹翰所爲也帝曰何以言之普對曰方今將帥材謀無出於翰此圖非翰他人不可爲也翰往必得幽州然既取幽州 陛下遣何人代翰帝默然持圖歸內 春明退朝錄

盧多遜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

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輅執綏且備顧問 上因歎儀物之盛詢政理之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繙旨他日 上謂左右曰作宰相當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肇於此 沂國公筆錄

僧贊寧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爲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爲得禮 廬陵歸田錄

沉文通

英宗素憤戚里之奢僭初即位殿前馬步軍都指揮

使李璋家犯銷金即日下有司必欲窮治知開封府
沈遇從容奏曰陛下出繼 仁宗李璋乃 仁宗舅
家也 英宗惕然曰初不思也理士為我平之沈退
坐府召眾匠出衣示曰此銷金乎銷銅乎匠曰銅也
沈即命火焚衣而罷東軒筆錄

竇儀

陶穀竇儀在翰林乾德二年正月范質王溥魏仁溥
俱罷相趙韓王登庸制既下而韓王綸誥無宰相署
勅詔問學士陶穀建議云自古輔臣未嘗有虛位者
惟唐大中甘露事後數日絕班當時是僕射令狐楚
鄭覃奉行制書今南省官亦可署勅儀曰穀之所陳
非承平之時不足援據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
宰相之任也可以署勅 太祖聞之喜曰儀之言是

也即命

太宗署勅以賜之金坡遺事

范文正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 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參知
政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
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鑑辨之耳
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為害

王文康

王文康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太苛會劉燁召還
為右正言 真宗召問凌策王某治蜀孰優曰凌策
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某值歲小歉慮民
為盜故以法治之使之易治則皆然 真宗善其言
本朝名臣傳

魏諫議

魏諫議常出守利州兼轄一路巡檢使尋加戶部員外郎未幾會邛蜀順賊作孽就差陝西至益州轉運使鈐轄一路兵甲公事委寄之重時議榮之九百運籌洞明利害于是公徑馳單騎入詣雙闕既而閣門宣旨曰若有事即與中書評議公覆奏曰臣遠持國家機事取斷於宸衷至於獲罪而乃甘心匪為宰相而來日方午 太宗召對曰臣察上言草寇些小兼將寧靜公對曰臣之所見誠恐 上昧天聽今賊徒控振藩方劫掠郡縣然上憑聖筭剋日剪除其如朝廷為之賂憂軍民為之搔動且西蜀阻險地遠王化更慮向去兇豎遺類接跡草莽未可詳焉 太宗英悟從容采納賜錢五十萬假甲第一區以安公對曰臣等備位兩府當此之際議繼嗣乃職分耳

然亦幸值時無李輔國王守澄之徒用事於中故臣等得効其忠懇耳 上撫然有間而善之其家仍給公人警喝前後乘傳復往餘孽悉平咸平中王鈞盜發果符公先見之明也 見異錄

李南陽

李至為參知政事 今上初即位朝士韓見素彭繪淳于雍等數人連乞致仕 上頗訝之謂宰相曰搢紳中多求退跡何也至對曰退跡者幾何人躁進者蓋甚衆矣 上默然後或引疾者皆遂其請亦仁者之言也

二

禮記月令篇舊第四鄭玄注孔穎達作疏皆依此篇自開元中李林甫受詔與學者重加增損多所改者

舊文升其篇居第一至今用之李至任秘書監日因
召對言其事至道末遂下館閣議胡且草議狀取鄭
李二家對駁之九數百言攻林甫之失兼云貢舉三
禮所試用孔䟽而文注乃用林甫甚相矛盾請復用
鄭注為是宰相呂端不能決報罷之後至參政亦不
能釐整其事並楊文公談苑

唐質肅

熙寧而來大臣盡學術該貫人主明博議政罷每留
之詢講道義彌日論及近代名臣始終太節時宰相
有舉馮道老蓋言歷事四朝不渝其守參政唐公介
曰兢慎自全道則有之然歷君雖多不間以大忠致
君亦未可謂之完宰相曰借如伊尹三就桀而三就
湯非歷君之多乎唐公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况擬人

必於其倫以馮道竊比伊尹則臣所未諭也率然進
其家仍給公人警喝前後乘傳復往餘孽悉平咸平
中王鈞盜發果符公先見之明也說吐詞為經義哉
見異錄

始平公

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
富為相自以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對
云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
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
皆云賢相也始平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
詳知其所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况前者被
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弼頃為樞密副使未執大
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

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繫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張昭

劉錶至闕下欲獻俘太廟莫知其儀時張昭以戶部尚書致仕於家深識典故國初規制皆張昭與竇儀所定太祖遣學士李濟就問俘廟之儀庶同參酌張昭卧病口占其式以授濟不遺一字濟遂心伏昭之該明玉壺清話

文潞公

元豐中文潞公自北都召對上問以至和繼嗣事說吐詞為經表哉

李侍讀

李侍讀仲容魁梧善飲兩禁號為李萬回

真宗飲量近臣無擬者欲敵飲則詔公公居嘗寡談頗無記誦酒至酌則應答如流一夕真宗命巨觥俾滿引欲劇觀其量引數入大醉起固辭曰告官家徹臣器上乘醉問之何故謂天子為官家遽對曰臣嘗記蔣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也故曰官家上甚喜從容數盃上又曰真所謂君臣千載遇也李亟曰惟有忠孝一生心也縱冥搜不及於此並見湘山野錄

劉綜

劉綜名臣也少孤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以從學遵誨遣綜貢馬於朝還日太祖解真珠盤龍帶遣賚賜遵誨綜時年十六歲奏曰臣外兄止以方物修貢人臣之常節陛下解寶勒賜之臣切恐勲臣別立殊績陛下當何以爲賜敷奏清雅辭容秀徹太祖愛之謂左右曰兕非常材從容謂之曰吾委遵誨以方面不得以此爲較後雍熙二年擢第於梁顯榜中同年錢若水深器之推挽於朝

蘇易簡

太宗命蘇易簡詳講文中子中有楊素遺子食經羹藜含糗之說上因問曰食品稱珍何物爲最易簡對曰臣聞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壅汁爲美太宗笑問其故曰臣憶一夕寒甚擁燒火乘興痛飲

大醉就寢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擁咽吻燥渴時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壅盎不暇呼僮披衣掬雪以兩手滿引數盃連沃渴肺咀壅數莖粲若金脆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鷺腊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紀其事因循未暇也太祖笑然之

丁晉公

真宗嘗曲宴羣臣於太清樓君臣懽悅談笑無間忽問酈沽尤佳者何處中貴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追之遍賜宴席上亦頗愛問其直中人以實價對之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惟丁晉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記杜甫詩曰速須相聚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升三十上大喜曰甫之詩自爲一時之史並玉壺清話

冠萊公

澶淵之役王超傳潛兵力弗加遂致中外之議不一至有以北戎狃開運之勝闡於上者唯寇萊公準首乞親征李沆宋湜贊之然而羣下終以未必勝爲言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真宗一夕召萊公語曰有人觀朕幸江南與西川者卿以爲如何萊公荅曰不知何人發此二謀真宗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萊公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真宗默然而悟遂決澶淵之行

呂許公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呂夷簡欲用蘇紳臣聞夷簡已許紳矣仁宗疑之異時因問許公曰何

故又不除中丞許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銓量之仁宗頷之自是知其直矣見東軒筆錄

司馬溫公

一

熙寧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紀至曹參代蕭何爲相國一遵何故規因言參以無事鎮撫海內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毋作聰明亂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變也漢武帝用張湯之言

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宣帝用高帝舊法但擇良二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初立頗改宣帝之政丞相衡上䟽言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虛爲此紛紛也 陛下視宣帝元帝之爲政誰則爲優荀卿曰有治人無治法故爲治在得人不在變法也上曰人與法亦相表裏耳光曰苟得其人則無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雖有善法失先後之施矣故當急於求人而緩於立法也

二

壬午呂惠卿講咸有一德因言法不可不變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正月始和置於象魏是也有五歲一變者五載一巡守考制度於諸侯是也有一世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世不變者父慈子孝

兄弟弟恭是也前日司馬光言漢守蕭何之法則治變之則亂臣竊以爲不然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挾書律文帝除收孥令安得謂之不變哉武帝以窮兵黷武奢淫厚斂而盜賊起宣帝以總覈名實而天下治元帝以任用恭顯殺蕭望之而漢道衰皆非由變法與不變法也夫以弊則必變安得坐視其弊而不變邪書所謂無作聰明亂舊章者謂實非聰明而強作之非謂舊章不可變也光之措意蓋不徒然必以國家近日多更張舊政因此規諷又以臣制置三司條例及看詳中書條例故發此論也臣願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爲是則當從之若光言爲非陛下亦當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召光詰問使議論歸一上召光前謂曰卿聞呂惠卿之言乎惠卿之言

如何光對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漢惠文武
宣元治亂之體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五
歲一變一卅一變則非也正月始和置於象魏者乃
舊章也非一歲一變也亦猶州長黨正族師於四孟
月朔屬民而讀邦法也豈得爲時變邪天子恐諸侯
變禮易樂故五載一巡守有變亂舊章者則削黜之
非五歲一變法也刑罰卅輕卅重蓋新國亂國平國
隨時而用非一卅一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
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必得良匠又得
美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講筵之官
皆在此乞 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
可也不可侵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
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史足

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曰司馬光備位
侍從見朝廷事有未便即當論列有官守者不得其
守則去有言貴者不得其言則去豈可但已光曰前
者詔書責侍從之臣言事臣嘗上疏指陳得失如制
置條例司之類盡在其中未審得進達聖聽否

上曰見之光曰然則臣不爲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
不去此則臣之罪也惠卿責臣實當其罪臣不敢逃
上曰相與共講是非耳何至乃爾王珪進曰司馬光
所言蓋以朝廷所更之事或爲利甚少爲害甚多者
亦不必更耳因目光令退王珪進讀史記光進讀資
治通鑑畢降階將退 上命遷坐敦於門內御榻之
前皆命就坐王珪禮辭不許乃皆再拜而坐左右皆
避去 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夫詢詢皆以

爲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珪對曰臣
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
路又不能知其虛實也 上曰據所聞言之光曰朝
廷散青苗錢茲事非便今閭里富民乘貧者乏無之
際出息錢以貸之俟其收穫責以穀麥貧者寒耕熟
耘僅得斗斛之收未離場圃已盡爲富室奪去彼皆
編戶齊民非有上下之勢刑罰之威徒以富有之故
尚能蚕食細民使之困瘁况縣官督責之嚴乎臣恐
細民將不聊生矣呂惠卿曰司馬光不知此事彼富
室爲之則害民今縣官爲之乃所以利民也昨者青
苗錢令民願取者則與之不願者不強也光曰愚民
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
不強也臣聞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昔 太宗平河東

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
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
青苗亦如河東之和糴也 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
不以爲病也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
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今立法許之乎
上曰坐倉糴米何如王珪等皆起對曰坐倉甚不便
朝廷近罷之甚善 上曰未嘗罷也光曰今京師有
七年之儲而錢常之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
卿曰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歲減東南百萬之漕以其
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
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
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光曰此皆細事不足煩聖慮
陛下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

皇朝類苑卷第十五
十一
陛下職也 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
惟有司之牧夫正謂此也 上復與衆人講論治道
至晡後王珪等請起 上命賜湯復謂光曰卿勿以
嚮者呂惠卿之言遂不慰意光對曰不敢遂退七年
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鑿五代
紀三十卷資治通鑑自治平三年置局每修一代史
畢上之至是書成總二百九十四卷目錄考異各三
十卷上諭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
輔臣請觀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進入以光爲資政
殿學士降詔獎諭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十五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十六

顧問奏對 忠言儻論

顧問奏對

盛文肅

景祐中王沂公曾呂許公夷簡爲相宋綬盛度蔡齊
爲參知政事沂公素喜蔡文忠呂公喜宋公垂惟盛
文肅不得志于二公晚年王呂相失交章乞退一日
盛文肅致齋于中書 仁宗召問曰王曾呂夷簡乞
出甚堅其意安在文肅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亦不
能知但 陛下各詢以誰可爲代者即其情可察矣
仁宗果以此問沂公公以文忠薦一日又問許公公
以公垂薦 仁宗察其朋黨於是四人者俱罷政事
而文肅獨留焉 廬陵歸田錄